

李廉凤 著

1860—1960 一个家族的百年颠簸史
金融巨子、旅美华商领袖李国钦的情感故事

两片灵芝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两片灵芝

李廉凤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两片灵芝 / (新加坡)李廉凤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
ISBN 978-7-02-007818-9

I. 两… II. 李… III. 回忆录—新加坡—现代 IV. I339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2017号

责任编辑:葛云波

装帧设计:黄云香

责任校对:刘晓强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两片灵芝

〔新加坡〕李廉凤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00千字 开本880×1230 毫米1/32 印张8 插页2

2010年1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978-7-02-007818-9 定价21.00元



楔 子

1923年9月，在美国纽约州北部一个叫温泉城堡的树林里，一个中年的中国男子，精神恍惚地走着，他望着周围的秋景，回顾着过去，对将来感到了绝望。

忽然他在地上看见了两只大如圆扇的灵芝。他若有所思地捡起了它们，带了回去，在那灵芝上面刻下了许多字。

那个人就是我爹爹。

我出生的时候，他在美国纽约，我妈妈在中国上海。

我一直希望能够懂得他们多一点。



001

小时候坐在妈妈的膝上,听家人讲故事,总是听得津津有味,而且对这些故事的真实性,深信不疑。也许就是因为那种坚定不动摇的信心,使我们今日对于童年的回忆,还蒙着一层留恋与怅惘吧。但躲在留恋与怅惘后面,又究竟有多少是事实?

我们围着妈妈，要她讲故事。妈妈说：“你们要问，我可只能从你们的曾祖父讲起，因为在他以前的事，我一概不知。你家姓李，俗语说‘天下李’，也就是说天下的人，差不多都姓李，那么姓李的大人物当然也多了，只可惜那些姓李的大人物，却没有一个跟你们家沾得上一点边儿的。……”

五伯母便会插嘴：“听你们伯伯们说，你们原籍是江西，……”

我们一大堆堂兄弟堂姐妹们都挤在那里听，比我小半岁的四弟便问：“江西？江西在哪里？”比我大一点的三哥就问：“我们不是在上海吗？”

五伯母说：“你们是住在上海的湖南人呀。”

妈妈笑着说：“我们是从湖南跑来上海的。但是你们那姓李的祖先却是从江西跑去湖南的。至于他为什么来到湖南的呢？那我就知道了，也许是个小伙子，偶然来了长沙，看上了一个漂亮的湖南姑娘，就留了下来吧。或者，他是个江洋大盗，特地跑来湖南隐姓埋名的。总之，不知道是哪年哪月，有个姓李的祖宗，从江西来到湖南长沙，在一个叫作东乡，大围子，下马坡的地方，定居了下



来,后来他的子孙也跟着增多了。你们的老家,便在那里。”

这个老家的地址我能背得滚瓜烂熟,因为我们虽然生长在上海,但家人怕我们会“忘本”,逼着我们把“湖南,长沙,东乡,大围子,下马坡”背了又背,一直背到忘不掉为止。

我倒蛮喜欢这个名字,因为它很有点《三国演义》的浪漫色彩。湖南长沙,我当然知道,我们不就是湖南长沙人吗?“东乡”也者,大概三国时候有个公侯伯子男之流的贵族人物,拥有好几个东南西北的乡庄,为了要分别它们,所以把我们这一乡叫东乡吧。“大围子”呢,顾名思义,一定是个打猎用的旷场,让猎人把野兽赶来此地,然后一只一只等着贵人们来射猎。“下马坡”当然是骑马的英雄们,在此下马之处。可是,那又会是谁呢?既然像是三国时代的名字,那么会是关公?张飞?还是赵子龙?

我们家的人,大概只有资格看着英雄们上马下马,自己却没有马骑,因为听说我家代代以务农为业,用乡下人的话说,一直在“挖牛屁眼儿”。当然也没有人识字,更别说出过什么状元或是秀才了。而且,说是“务农”,其实还只是佃农,自己连块土地都没有,只是租了别人的地来耕种而已。

大概是在清朝道光年间吧,我的曾祖父靠他的勤劳,也许是发了一笔小小横财,博来了一块自耕地,总算是可以勉强养得活一家七口了,可是他那块像豆腐干一样大的地,若是平分给五个儿子的话,那么,五个儿子恐怕连自己也养不起,更别说他们的家人了。于是他只得依照一般乡下人的传统办法,也就是皇帝传位给太子的办法,把田地留下来给长子继承,而其他的儿子,都送去城里当学徒,如铁匠、裁缝之流,总之,能够做什么,便做什么。

他最小的儿子，便是我的祖父，因为他年纪最小，曾祖父最疼他，想要他长大了做个木匠。因为在曾祖父想来，天下没有什么行业，能比木匠更舒服的了。

可是,要做个木匠,至少也得知道如何抓支笔,才能画个桌椅呀,壁柜呀的花样吧。因此,曾祖父想送这个最小的儿子去上学,但是他没有钱。怎么办?天下哪有老师不要学生缴学费的呢?

“哈，偏偏就有这么巧，”妈妈说，“听说你们村里有个私塾老师，就愿意接受青菜鸡蛋来代替学费。你曾祖父别的没有，青菜却多，鸡蛋也不少，于是便托了青菜鸡蛋的福，把小儿子送了入学，成为你家第一个不是文盲的人，也从此打破了不识字的束缚。”

祖父有四个哥哥，哥哥们和父亲都在家里搞劳动，不需要他正式下田帮忙，所以他在十岁之前，还可以安闲地读点书，那老师又爱吃青菜鸡蛋而且不厌，所以也可以算是有钱供给他学费。这样年复一年地读了下去，一晃眼就是几年，祖父十岁了。那时，曾祖父和城里一个木匠师傅谈好了条件，说好了要送祖父去他铺子里当学徒，便走来通知老师。

老师是个传统的儒家门徒。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考得上个举人，便十分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个考得上举人的学生来。他觉得祖父虽然出自一个不识字的家庭，但似乎还有点才华，也许会考上秀才或举人，甚至于中一个进士什么的，所以他听了曾祖父辞行的话后，不舍得让祖父就此去做个木匠，便劝曾祖父说：“若是令郎再多读几年书，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，做官有望，那时光宗耀祖，岂不是好？”

曾祖父却只是冷冷地说道：“不用了，我们这样的人，没有做官的福气。”





老师再三地劝曾祖父，可是曾祖父仍是摇头，老师觉得这个老头子固执得不可理喻，便改变策略，向曾祖父提议，叫祖父学簿计。他说账房先生的入息，肯定远胜过木匠师傅的工资。曾祖父听了，不免心动，他抽着旱烟斗，考虑了好一会儿，最后也就同意了，就讲好了由老师教他儿子算钱记账。

在老师看来，世上的事，没有比“学而仕”更高尚的了。因此他觉得为了要做“仕”而欺骗人，还是正当的，于是他就瞒着曾祖父，嘴里说是教祖父学簿计，其实暗中却继续向祖父灌输史书经典。反正曾祖父不识字，祖父念了些什么书，他也不知道，只会埋怨祖父不该夜间看书，浪费许多灯油而已。

老师不让曾祖父知道，带着祖父，经过了些大大小小的考试，最后，到了乡试的时候，他又带了祖父去城里，为祖父报了名，进考场。等到考试完毕了，又静静地带着祖父回到乡下，等候放榜。

这个故事我不信，事情决不会那么简单。没有钱的老师，怎么能够带了个穷学生，多次去城里考试？没有曾祖父的许可，他又怎能替祖父报名？不过都不必管它了，故事是这么说的，我们也就这么听。总之，没有得到曾祖父的准许，祖父考上了秀才！

报喜的人从县里找到乡下的曾祖父家，向曾祖父报喜之外，当然还要讨赏，可是曾祖父不但不肯赏，反而为了这件事，跟报喜的人吵了起来。亏得来看热闹的乡人，说服了曾祖父，出了点钱，胡乱打发了那些鸣鼓敲锣的报信人。但是，这样并没有消掉曾祖父心头的气。

“你们偷偷摸摸，干的好事！”曾祖父怒气冲冲地骂着儿子。

老师还不知道曾祖父在生他的气呢，特地跑来贺喜，

对曾祖父说：“我事前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怕你为了他考不中而担忧，现在他总算中了秀才，你可以名正言顺地送他去再考了，下次夺个举人回来，岂不是好？”

“不行，”曾祖父斩钉截铁地答道，“不许再考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站在一旁的祖父急急地问。

不但祖父要问，连坐在竹椅上听故事的我们儿孙辈，也急着要问。我们虽然生长于科举早已废除了的民国，而且离开祖父考秀才的岁月，也已经过了七十多年，但是谁没有听过状元及第的故事？自古以来，好像读书人梦寐以求的，就是金榜题名，因为一旦考取了，便能名满天下，也许还可以娶个公主娘娘，做个驸马什么的。那么，为什么曾祖父不肯给他的儿子一个高升的机会呢？

我没有办法问曾祖父或祖父这个问题，因为早在我还没有出世之前，他们已经长眠不醒了。祖父的儿子中，五伯跟曾祖父最亲近，但五伯道貌岸然，很少跟我们讲故事，问五伯母吧，她只简单地说：“人人都说你们的曾祖父是个怪人，大概不要儿子去应考，也许就是他的怪脾气之一吧。”问妈妈，她老老实实在地答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别说你们的曾祖父，连你们的祖父，我也没见过。”

我妈妈的妹妹,我们叫满姨的,认为她自己的看法很对。她说:“可能你祖父考是去考过了,不过没有高中,所以为了要面子,他便假说是你曾祖父不准他去再考。”

我觉得这样的看法,虽然有点刻薄,倒也不是不可能。但是,再多想想,若是连妈妈也没见过祖父,那么妈妈的妹妹又怎么会知道呢?看来也只是她个人的猜测而已吧。也许,因为我外公是个进士出身,所以满姨对于宦海的升沉,看得比较重要,以为人们为了要争取这种无谓的面子,就说一两个谎,也大有可能。可是我觉得我们李家究竟是农人心理,恐怕想得没有像满姨说的那么复杂吧。





另一个答案,似乎比满姨所说的更为合理,来自我祖父的另一个儿子:我的父亲,而且是在这个故事讲了许多年以后,说话的地点也不在上海,而是在美国。

002

大概是1946年左右吧,我已经二十多岁了,坐在爹爹纽约长岛的厨房里聊天。那时爹爹五十多岁,祖父也已死了三十多年。我们刚刚吃完了晚饭,洗了碗碟,在座的人陆续去睡觉了,只剩下爹爹和我,我们两人心情都很轻松愉快,因为可以暂时忘掉那讨厌的英语,而用长沙话来谈家常了。用长沙话谈天,对于两个远在异乡的人,无疑是人生一大乐事。我们谈呀谈,不觉就谈到为什么祖父没有再去应考的事。

爹爹叹了口气,“这个呀,除了你五伯,恐怕连你妈妈也不清楚,因为你曾祖父和你祖父生前都把它当作秘密,对之都讳莫如深,连我也是在去英国的前夕,因为离别在即,你祖父大概认为在他有生之年,不会再见到我了,所以才告诉我的。你知道吗,你曾祖父是个太平天国的信徒!在他还活着的时候,那可是大逆不道的事,要斩头的呀。”

“太平天国?”我惊叫了一声。身在美国,坐在美国的椅子上,我遥想着那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和那打垮了太平天国的湘军。原来那些只在历史书上看到的名称,竟和我那从未谋面的曾祖父,有点蛛丝马迹的联系,那不也就等于我跟悠久的历史有缘了吗?我做梦也没想到在我身上,还流着那种曾经是造反者的革命热血。想呀想,

A black and white oval portrait of a young man with dark hair, wearing a dark suit jacket, a white shirt, and a dark tie. He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a neutral expression.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he portrait is set within an oval frame.

：两：片：灵：芝

“你的老毛病又发作了，”爹爹朝着我笑道，“别把你曾祖父想得那么伟大，他并不是个革命志士，而只是一个头脑简单、只懂得讲义气的善良农民而已。”

“那么,你为什么说他大逆不道?”我讷讷地问,有点不高兴。

“怎么会不是呢？在他活着的那个年头，若是有人告发他是太平天国的遗党，那还不是斩头的罪？”爹爹停了一停，摇摇头，继续说道：“其实他怎么会是太平天国的遗党？我看他连太平天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都没搞清楚，但是衙门里的人哪里管你这些？他们若是捉了他去，那就会像捉了其他太平天国的党徒一样，判他坐牢，甚至于斩头。”

“爹爹，你自己都说了，他并不是太平天国的遗党，那么，衙门里的人又怎么会去捉他呢？”



“那可难说呀，怎么保得住没人不会为了某种缘故，故意陷害他？就算不是陷害，你知道湖南有多少人恨长毛吗？因为打太平天国，湖南人才死了那么多，既然他们恨太平天国，难道就不会有人告发你曾祖父也是个太平党徒？”

我还来不及回答，爹爹却忽然问我：“关于太平天国，你到底读过多少？”

“正式读的也只是历史书上的那些，”我说，“但稗官野史，倒也看过一点，至少我知道洪秀全和石达开是谁，也知道曾国藩和左宗棠是湖南人，不就是他们的湘军打赢了太平天国的吗？”

“那么你知道洪秀全是哪一年起义的？”

“那倒不记得了。”

“他是1850年在广西起义的，两年后的7月，他打到湖南，围攻长沙城七十日，可是长沙有民团保守，他们怎么打，也打不进去，于是他放弃了长沙，挥军北上，直捣南京，占领了半个中国，共十四年之久，后来终于失败。书上多半把战胜太平军的功劳归到湘军身上。有些你在书上看到了，你在书上看不到的，是他们曾经围攻长沙七十天的时候，跟我们李家的关系。”

“跟我们李家的关系？”我的血又流得快了。

“唉，什么事都似乎有莫名的机缘，”爹爹感叹地说，“那时你曾祖父正是三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，刚结了婚不久。事情偏又那么巧，他刚巧住在城外。若是他住在长沙城里，他也许会跟别人一样被征去做守城的民兵，也会跟太平军苦战七十多天，那么他也会跟其他的湘军一样，跟太平天国死战十多年之久，而因此仇恨长毛了。”

“可是他偏偏住在太平军所占领的城外，又偏偏碰着了太平天国纪律最严的初年。那时太平天国的士兵们，

把老百姓当亲戚一样看待,不像清兵那么腐败,专门欺诈骗农民。所以老百姓对他们很敬爱。你的曾祖父也为了要卖他所种的蔬菜给他们,跟他们有了来往。一旦跟他们有了接触后,就忍不住佩服他们了。

“他和其他的年轻人一样，常常坐在树下，聆听那些士兵们解说太平天国的革命宗旨。你大概也知道太平天国的口号，主要是驱走满清异族吧，但是你知道他们也要求平分土地、提倡男女平等、信仰自由等等吗？你曾祖父没有读过书，我不知道他究竟听懂了多少，不过他懂也好，不懂也好，他就是佩服太平军，对他们的士兵们也越来越有好感。

“过了七十天后，太平天国的军队要从长沙撤退了，乡里有些小伙子，跟你曾祖父一样，也是佩服太平天国的，便加入了他们的队伍，跟着太平天国一起走了，你的曾祖父也想跟着他们去，但是他没有人替他养家，便无可奈何地留了下来。就这样，和他那些谈得上的伙伴们分离了十多年。

“在那十年里，鬼使神差地，清朝有了我们湖南人曾国藩、左宗棠，带了我们湖南人组织的湘军，大打太平天国，竟成为太平天国的死对头。这样一来，一般的湖南人，都恨透了长毛。在那种情形之下，你曾祖父怎么敢对人说他崇拜太平天国？他对太平军的那份心意，便只好埋在他心里，不敢让别人知道了。

“起初太平军胜利的时候，你曾祖父还只是不敢明目张胆地表示欣喜而已，可是等到太平军失败了，他才感到十分内疚，恨自己太没有义气，没有跟那些情投意合的伙伴们，一起出生入死，他认为是因为他没有从军，辜负了他那些作战的朋友们，才会造成太平天国的灭亡。”

“那根本就不关他的事呀。”我插嘴道。





“当然与他无关，太平军的成败，跟他又有什么相关？可是你要知道，你曾祖父本来就只是个平凡而顽固的菜农，他所懂得的只是讲义气，只敢偷偷地忠诚于他所认识的太平军士兵。可是怎么才叫作忠诚呢？他不懂，也不会因此而去搞革命。他唯一能想到的，便是私自发誓，要学他朋友们的榜样，就是不让他的子孙，去为满清政府效劳。你想，脑子中既然有了这样的想法，他怎么会让你祖父去做清朝的官，向皇帝老子磕头呢？”

“那么，”我想起了满姨的话，“祖父不会是因为没有考取，才假说是曾祖父不许他去考的吧？”

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？”爹爹笑了起来，“你祖父把这些话告诉我的时候，已经是民国，已经没有皇帝老子了，谁还在乎他是否通得过那些科举考试？他告诉我的时候，我正要去英国，所以把那些连他也快忘了的老话，讲给我听，让他自己感到轻松一点而已。唉，可笑，也可叹，你祖父只为了成全他父亲那一点莫名其妙的义气，就真的放弃了自己的前程！你的曾祖父和你的祖父，都是痴人啊！”也许，我们家的人，都有一点痴。也许，都又有那么一点说不清的义气。

003

坐在爹爹的美国厨房里，谈到满清时代在中国的祖父，也说到祖父生前所受的委屈，我觉得超越了时空，仿佛摸到了我祖父的手脚似的。忽然，爹爹笑道：“嗨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痴也好，聪敏也好，你祖父那时候牺牲了他自己，没有去考，却便宜了今日的我们



“那么说也可以，”爹爹苦笑了一下，“可是，说得难听一点，幕僚除了写写正式的公文外，还得做官儿们的帮闲，那时就得看做官的老板是什么官，是文官还是武官，是大官还是小官。若老板是个好官，那么幕僚可以清雅地陪着大老爷下下棋，有时还可以替老百姓说几句公道话，让他们少受几分委屈。可老板若是个混账的呢，那么，做幕僚的只好陪着大老爷喝酒，玩女人，再就是接受点什么贿赂，如此人品就差到极点了。

“你祖父既然做了幕僚，又要顾全他自己的人格，生活当然并不理想了。可是做幕僚也有一样好处：那就是他跟着上司到处上任，走出了狭窄的乡村，见到了外面的大世界。譬如说，他常常告诉我们，说他在长江上，看见外国轮船像飞一样地飘过他坐的帆船，他就问自己：‘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却不懂得他们的船为什么比我们的快，可见得我所读的这些书，都不如他们的书有实际的用处。’因此他觉得外国的科技，已经超过了中国的伦理哲学，认为中国必须要走的路，不再是科举考试里讲究的那一套，而必须是西洋的工业技术。可惜在那时候，中国还没有工艺学校，他只好埋头继续做他的幕僚。

“他做了十多年的幕僚，赚的钱虽然不多，却也够他成家。他买了一小块农田，便辞职回乡，耕他的田，把他的期望，放在我们几兄弟身上。那时的清朝政府，正忙着造颐和园呢，就是有些改革，也轮不到我们乡下。一直要到甲午之战，中国吃了败仗后，朝野才开始办新学。湖南比其他的地方老旧，一切都比北京、上海慢些，所以在我小的时候，长沙城里，连个新式的小学也没有，更别说我们乡下了，你祖父只好自己教我们。

“我记得我们每天都在田里挖泥种菜，那是你祖父教给我们，让我们获益终生的劳动。怎么？你又笑了？我



什么地方说错了？你看你几个伯伯叔叔，哪一个不是做完了正经事，还喜欢在田园里耕种的？”他这话没错，我父亲兄弟几个都有在后花园种蔬菜的嗜好。五伯在上海，八伯在旅顺，爹爹在美国，三叔在汉口，都是如此。就是最年轻的四叔，也在美国他自己的家里种菜。爹爹的后花园最大，约有两亩，种有白菜、菠菜、韭菜、东汗菜……他还用小石块凑合成“莘园老人”四字，放在通入花园的平路上。每日公余，和每星期日钓了鱼回来，他都在这花园里忙碌。所谓“老人”，大概是他的诗瘾发作了吧。他什么时候认过老？

“告诉你，”爹爹继续吹牛说，“我们那时不单单白天要种菜杀虫，浇水添肥，早晚还得读书写字，每天跟你祖父学那些正规的儒家课本，如《四书五经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左传》等等，因为他所知道的也只有这些。纵然如此，他还老是告诉我们，说西洋文化已经威胁中国，要我们尽量地去吸收先进的科技来发展自己。也就是在这样的鼓励之下，你五伯才会对几何发生兴趣，终于成为一个数学教师。所以说，你祖父没有再考科举，不是‘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’吗？”

004

五伯如何读几何的故事，我们一家人都知道。

那大概是1893年，五伯十六七岁的时候，他正陪着祖父入城，去卖他们所种的蔬菜，卖完之后，便依照他们平日的习惯，去逛旧书摊。但没有想到在那些破烂的旧书中，竟瞧到一本封面硬挺、纸张光滑，完全不像他们平日